

# 跨国垄断资本与 世界政治的新变化<sup>\*</sup>

李 滨 陈 光

**【内容提要】**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础。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全球经济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产国内集中和垄断资本民族化的特征,由此也带来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作者分析了当今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经济的新特点以及相应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提出跨国生产和跨国金融替代了传统的民族的生产 and 金融,跨国垄断是目前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特征。由此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塑造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资本帝国”。在这种跨国垄断资本的集体统治下,虽然民族国家仍然存在,但国家正在经受跨国资本的改造,不仅国家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功能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以适应世界经济的要求;资本主义传统意义的帝国主义由于跨国垄断资本形成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大国权力竞争受到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制约和调节;但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全球秩序规训压力;目前,跨国资本正力图按自己的要求推进全球政治与安全治理,而且正在强化着全球社会治理。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跨国垄断资本;世界政治;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 李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陈光,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15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4)06-0120-25

---

<sup>\*</sup> 此研究受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生产、世界秩序和中国的开放”(项目编号:2011ZDAXM003)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引言

从世界经济来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路径。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体现了这种基本方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谈到,工业化大生产建立后,这种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使得“资产阶级为销售商品奔走于全球各地”;各民族间由此建立了广泛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赖;“不仅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接受资本主义文明,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①</sup> 这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的特征,资本对世界的改造,发达民族对不发达民族的统治与支配(南北关系)。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依据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经典,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针对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经济特征,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资本垄断条件下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特点,提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包括国际政治)的五大特征:(1)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了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2)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形成了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有着不同于商品输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sup>②</sup> 这里列宁把资本主义大国海外殖民扩张、权力竞争、最终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性根源归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其中金融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本从资本主义国内垄断来分析资本主义大国关系(如何走向战争),而“不只是一本关于‘南北关系’的著作”。<sup>③</sup>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成为完整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这里列举马列经典作品的目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以具体的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前提,离开了这一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③ Fred Halliday, “A Necessary Encount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drew Linklater,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VIII*,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190.

提,就会陷入思维的教条或脱离现实的想象。列宁曾批判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论”脱离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即脱离具体的经济特征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倾向。<sup>①</sup>所以,我们在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时同样不能脱离今天的世界经济现实。本文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逻辑,分析在资本的跨国垄断条件下,世界经济的新特点以及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变化。

## 二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

生产是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秩序最重要的基础。谁控制着生产,谁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经济秩序。<sup>②</sup>经济全球化中世界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生产的跨国化,跨国生产网络使得世界性生产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但全球生产的管理仍然控制在跨国资本手中。<sup>③</sup>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重大区别。一战前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主要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这一时期,国家资本家阶级组织起全国性生产和服务链,在各自的国家疆域内生产商品,然后与别国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sup>④</sup>而当下的全球化生产通过直接投资、非股权形式(non-equity modes)<sup>⑤</sup>等方式串联起全球复杂的网络化生产体系,生产与服务链分布世界各地,但这个网络的核心仍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图1和图2可以显示出两者的区别)。

当代全球生产的网络化特点是各国再也不是完整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场所,而是通过分布全球的网络来完成产品的设计、加工、组装的复杂生产过程。在列宁时代,这一切都是在国内进行的,主要的生产国际联系是原料的海外开采和获取。当然一战前不是没有跨国生产,但那个时代的跨国生产与当今相比,规模、深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01-407页。

② 生产是世界秩序和国家形态的决定性基础这一命题是罗伯特·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的基本命题,该书开宗明义就谈到这个命题。参见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③ 威廉·罗宾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④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7页。

⑤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1》(WIR 2011)的界定,非股权形式包括代工生产(contract manufacturing)、订单农业(contract farming)、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特许经营(franchising)、许可证生产(licensing)、租借(concessions)、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契约合资(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管理合约(management contract)等。参见 WIR 2011, p. 128,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图1 一战前的主要国际分工<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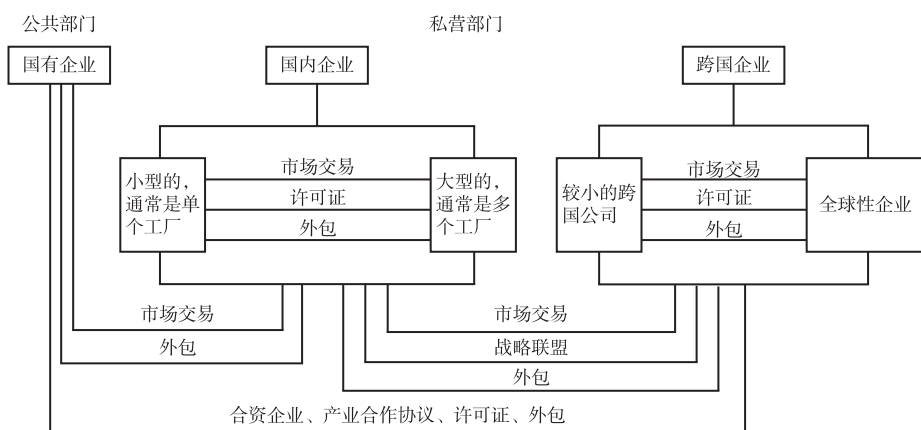


图2 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生产联系<sup>②</sup>

语,属于那个时代的支流和边缘现象,是一种“肤浅一体化”。<sup>③</sup>而今天跨国生产的复杂程度只能用网络化来形容,垂直与水平的分工都不能体现其特点;规模之大,发展之快,形式之多样都是一战前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倡导“再工业化”以及跨国生产规模有所下降,但从近两年来《世界投资报告》(WIR)所显示的数据来看,<sup>④</sup>跨国生产的整个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全球网络生产难以用相对精确的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目前相对全面地反映世界跨国生产状况的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每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反映跨国生产状况的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数据,但FDI数据不能反映非股权和其他跨国生产模式的复杂状况。<sup>⑤</sup>非股权形式产生的跨国生产数据在WIR中又是鲜见(只有2011年的WIR中略有体现)而不完整的。虽然如此,从WIR提供的一些FDI数据中仍能间接地窥见目前跨国生产的状况。

① 彼得·迪肯著,刘卫东等译:《全球性转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②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9页。

③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7页。

④ 可见WIR 2011,2012,2013中的FDI流量年度数据,也可参见表2。

⑤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第168页。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源之一,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流入的FDI在GDP中的比重可以体现跨国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图3显示,整个世界经济1990年FDI流入存量只占当年GDP的9.7%,到了2012年这个数据达到了32.2%;发达经济体1990年FDI流入占当年GDP的份额是8.9%,2012年为33.4%;发展中经济体1990年的份额是13.4%,2012年是30.4%;转型经济体在1990年时没有FDI,但到2012年占当年GDP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0.7%。可以说,目前整个世界和各类经济体经济中,跨国生产成分在GDP中的份额至少已经超过了30%。但这个数字还没有全面反映跨国生产的实际,因为它没有反映出非股权形式跨国生产的影响,实际情况远高于这个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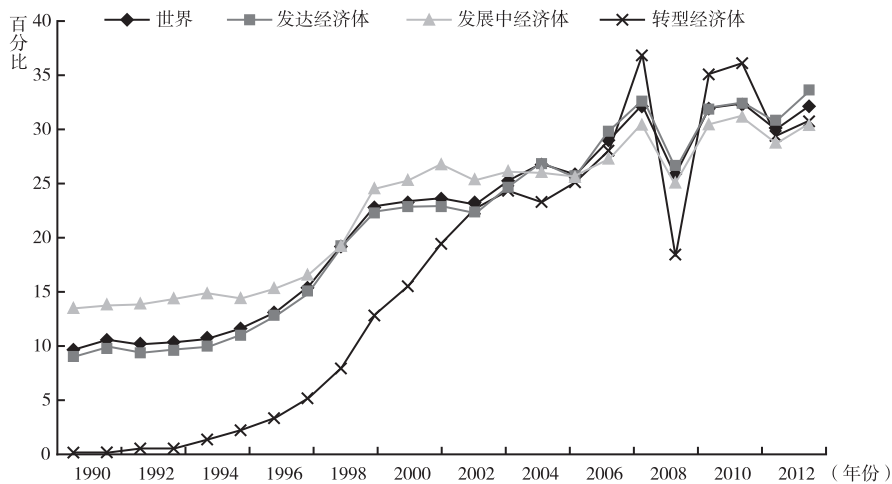


图3 FDI流入存量占GDP比重<sup>①</sup>

除了规模外,近30年来的跨国生产以几乎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表1显示,从1982年到2007年,世界范围内的FDI流量与存量的年增长都大大高于世界GDP的年增长,除了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FDI增长大幅下降外。这说明,通过直接投资进行的跨国生产近30年来处于大幅增长的状态。另外,通过每年的直接投资沉淀,跨国生产积累了相当大的规模(存量反映出来的指标)。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整个世界的FDI流出/流入存量分别是23.6万亿美元和22.8万亿美元,而1982年只有7900亿美元和5790亿美元,相差近30倍和38倍。

<sup>①</sup> 依据UNCTD数据整理绘制,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Annex-Tables.aspx>,表7,登录时间:2013年9月30日。

表1 1982-2008年国际投资与国际生产的若干指标

项 目 年 份 目	按当前价格计算的价值 (十亿美元)				年增长率(百分比)						
	1982 年	1990 年	2007 年	2008 年	1986- 1990 年	1991- 1995 年	1996- 2000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量	58	207	1979	1697	23.6	22.1	39.4	32.4	50.1	35.4	-14.2
外国直接投资 流出量	27	239	2147	1858	25.9	16.5	35.6	-5.4	58.9	53.7	-13.5
内向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	790	1942	15660	14909	15.1	8.6	16.0	4.6	23.4	26.2	-4.8
外向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	579	1786	16227	16206	18.1	10.6	16.9	5.1	22.2	25.3	-0.1
内向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的收入	44	74	1182	1171	10.2	35.3	13.3	32.8	23.3	21.9	-0.9
外向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的收入	46	120	1252	1273	18.7	20.2	10.3	28.4	18.4	18.5	1.7
跨国并购		112	1031	673	32.0	15.7	62.9	91.1	38.1	62.1	-34.7
外国子公司销售额	2530	6026	31764	30311	19.7	8.8	8.1	5.4	18.9	23.6	-4.6
外国子公司总产值	623	1477	6295	6020	17.4	6.8	6.9	12.9	21.6	20.1	-4.4
外国子公司总资产	2036	5938	73457	69771	18.1	13.7	18.9	20.5	23.9	20.8	-5.0
外国子公司出口额	635	1498	5775	6664	22.2	8.6	3.6	13.8	15.0	16.3	15.4
外国子公司雇员 (千人)	19864	24476	80396	77386	5.5	5.5	9.7	8.5	11.4	25.4	-3.7
国内生产总值(以 当前价格计)	11963	22121	55114	60780	9.5	5.9	1.3	8.4	8.2	12.5	10.3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2795	5099	12399	13824	10.0	5.4	1.1	11.8	10.9	13.8	11.5
特许权和许可证 收费	9	29	163	177	21.1	14.6	8.1	10.6	9.1	16.1	8.6
货物和非要素服务 的出口	2395	4414	17321	19990	11.6	7.9	3.7	13.8	15.0	16.3	15.4

资料来源:WIR 2009, p. 18,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注:2009年以后各年的WIR中较少提及FDI增长率,因此,这里选用的年增长率数字只到2008年。

表 2 1990-2012 年国际投资与国际生产的若干指标

项 目	项 目 年 份	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十亿美元)				
		1990 年	2005-2007 年 危机前平均水平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直接外资流入量		207	1491	1409	1652	1351
直接外资流出量		241	1534	1505	1678	1391
内向直接外资存量		2078	14706	20380	20873	22813
外向直接外资存量		2091	15895	21130	21442	23593
内向直接外资的收入		75	1076	1377	1500	1507
内向直接外资收益率(百分比)		4	7	6.8	7.2	6.6
外向直接外资的收入		122	1148	1387	1548	1461
外向直接外资收益率(百分比)		6	7	6.6	7.2	6.2
跨境并购		99	703	344	555	308
外国子公司销售额		5102	19579	22574	24198	25980
外国子公司的增加值(产值)		1018	4124	5735	6260	6607
外国子公司总资产		4599	43836	78631	83043	86574
外国子公司出口额		1498	5003	6320	7436	7479
外国子公司员工数(千人)		21458	51795	63043	67852	71695
备注:						
国内生产总值		22206	50319	63468	70221	71707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5109	11208	13940	15770	16278
特许权和许可证收费		27	161	215	240	235
货物和服务出口额		4382	15008	18956	22303	22432

资料来源:WIR 2013, p. xvi,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非股权形式的跨国生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类跨国生产较为复杂,目前还无法用经济量化指标来全面说明其规模。2011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公布一些统计数字。据估计,2010年全球跨境非股权形式活动共产生超过2万亿美元的销售。这一数额中,合约制造和服务外包占1.1万亿-1.3万亿美元,特许经营占3300亿-3500亿美元,许可经营占3400亿-3600亿美元,管理合约占约1000亿美元。表3中列出了各产业根据不同模式分类的一些估算数据。但这些估算并不完整,仅包含每种非股权形式较为普遍的最重要的产业。总值不包括订单农业和特许权等其他在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的非股权形式。例如,没有记载跨国公司的订单农业,但订单

农业遍布全球,涵盖 110 多个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涉及广泛的农业商品,而且在农业总产出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sup>①</sup>如果把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与由非股权形式产生的跨国生产而形成的贸易相加,据称在 20 世纪末就占了世界贸易的 2/3。<sup>②</sup>

表 3 2010 年某些产业跨境非股权形式的关键数字(十亿美元计,百万雇员)

	全球非股权形式相关数字估计值			
	销售额 (十亿美元)	增值 (十亿美元)	就业	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
合约制造——某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				
电子	230-240	20-25	1.4-1.7	1.3-1.5
汽车部件原始设备制造	200-220	60-70	1.1-1.4	0.3-0.4
制药	20-30	5-10	0.1-0.2	0.05-0.1
合约制造——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服装	200-205	40-45	6.5-7.0	6.0-6.5
制鞋	50-55	10-15	1.7-2.0	1.6-1.8
玩具	10-15	2-3	0.4-0.5	0.4-0.5
服务外包				
IT 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	90-100	50-60	3.0-3.5	2.0-2.5
特许经营				
零售、酒店、饭店和餐饮服务,商业和其他服务	330-350	130-150	3.8-4.2	2.3-2.5
管理合约——某些产业				
酒店	15-20	5-10	0.3-0.4	0.1-0.15
		全球非股权形式相关数字估计值		
		费用 (十亿美元)	相关销售额 (十亿美元)	相关增值 (十亿美元)
许可经营				
跨产业		17-18	340-360	90-110

资料来源:WIR 2011, p. xix,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注:出于数据可靠性原因,本估计值仅反映纯跨境销售额,因此低估了本产业的非股权形式的活动。

<sup>①</sup> 文中数据来自 WIR 2011, pp. xix - xx,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sup>②</sup> Grazia Ietto-Gilli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ragmentation amidst Integ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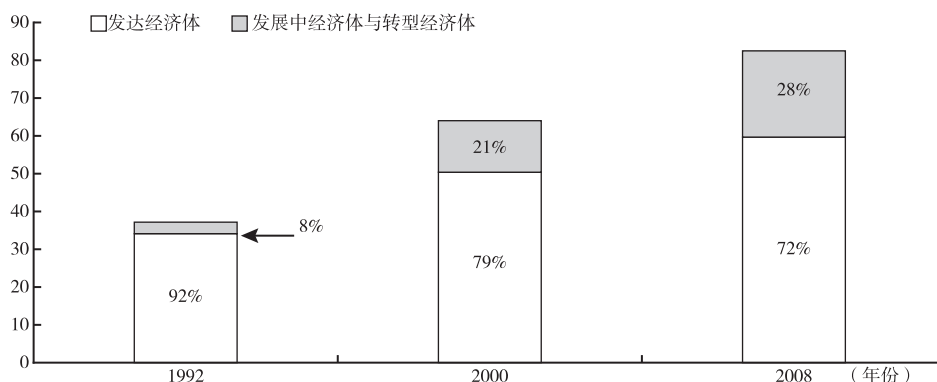
然而,当今全球化网络生产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就是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其他非股权形式组织和控制着全球网络化生产。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目前的出口额约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的 1/3(从表 2 外国子公司的出口额栏与货物和服务出口额栏推算),产值大约占世界 GDP 的 10% 左右(从表 2 外国子公司增加值栏与国内生产总值栏比较)。例如,2012 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额是 7.5 万亿美元,而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额是 22.4 万亿美元,约为 33%。2012 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产值是 6.6 万亿美元,当年世界 GDP 是 71.7 万亿美元,占比为 9.2%(2010 年这个比重是 13%)。这些数字都不包括非股权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跨国生产。在跨国公司中,来自西方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是控制跨国生产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主要是源于发达国家(参见图 4)。2008 年全球 8000 多家跨国公司中的 72% 来自发达经济体,28%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在世界跨国公司数量中所占比例更大。更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型跨国公司是跨国生产最主要的控制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公布的截至 2012 年全球非金融性跨国公司世界 100 强的名单,除三家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中信和中海运、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外,其他都来自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这 100 家跨国公司中跨国性指数(TNI<sup>①</sup>)不足 50% 的不到 10 家,其总资产达 12.8 万亿美元,海外子公司资产达到 7.7 万亿美元,平均海外资产率达 60%。<sup>②</sup> 2012 年全球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总资产才为 8.6 万亿美元(参见表 2),这 100 家跨国公司就占近 90%。这 100 家公司 2012 年的销售总额是 8.7 万亿美元,其中海外销售总额是 5.7 万亿美元,海外销售占了 65%,约占全球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总额的 22%。因此,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是目前全球网络生产最主要的实施者。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并且利用海外投资和海外的区位优势来使这些所有权优势内部化,<sup>③</sup>这构成了其控制跨国生产的重要条件。由于大型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使之具备了技术、管理、市场和经验上的优势,加上法律的保护,不论在直接投资还是在非股权形式跨国生产活动中,它们都具有巨大的讨价还价权力,或成为

① TNI(Transnationality Index)是下列三种比率的平均值:海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

② 参见 WIR 2013 年附录表 28,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Annex-Tables.aspx>,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1 日。有关海外总资产和总资产是由该表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③ 有关理论解释与分析参见约翰·邓宁的跨国生产的“折中理论”,John H. Dunn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9, No. 1, 1988, pp. 1-31。

图4 不同经济体跨国公司数量统计图<sup>①</sup>

买方或卖方垄断者,或控制技术标准和专利等知识产权,形成实际控制全球网络生产的垄断力量。“目前本地资本虽保持着独立性,但将生产和分配本地循环与依据支配性的世界范围的积累模式的全球循环区分开来,越来越困难。本地资本和民族资本越来越受制于‘去本地化’,而且如果它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支配性的跨国资本相链接。”<sup>②</sup>

控制当今跨国生产的是西方跨国资本与跨国公司,但其资本构成呈现着国际化和跨国化的特征。这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第二个特点。“世界各地的资本在各个层面上日渐增加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主要围绕着跨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巨头展开。”<sup>③</sup>相互直接投资是资本国际融合的形式之一。而在一战前,围绕着垄断资本进行的资本相互渗透都发生在国家内部。从目前 FDI 流出与流入存量及其分布中,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的国际化 and 西方资本跨国融合的特征(图5-图6)。截至2012年,整个世界 FDI 流出与流入存量分别是23.6万亿美元和22.8万亿美元,这说明通过 FDI 产生的资本国际化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从这两类巨额存量的分布可以看出,FDI 构成来源于各类经济体,以前极少有 FDI 的转型经济体也在其中。但由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是跨国生产的主流,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整合了多国的资本。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在 FDI 流出和流入存量中所占规模和比例体现出来。例如,截止到2012年,流入到发达国家的 FDI 存量高达近14.2万亿美元(占比为62%),而发达国家也是世界 FDI 流出存量的

<sup>①</sup> WIR 2010, p. 17,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Seri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8月28日。

<sup>②</sup>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88页。

<sup>③</sup>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88页。

主体(约 18.7 亿美元,占比为 79%)。结合下面所述的公司股权结构,可以说明,发达经济体资本的跨国融合度非常高,规模巨大,是跨国垄断资本相互融合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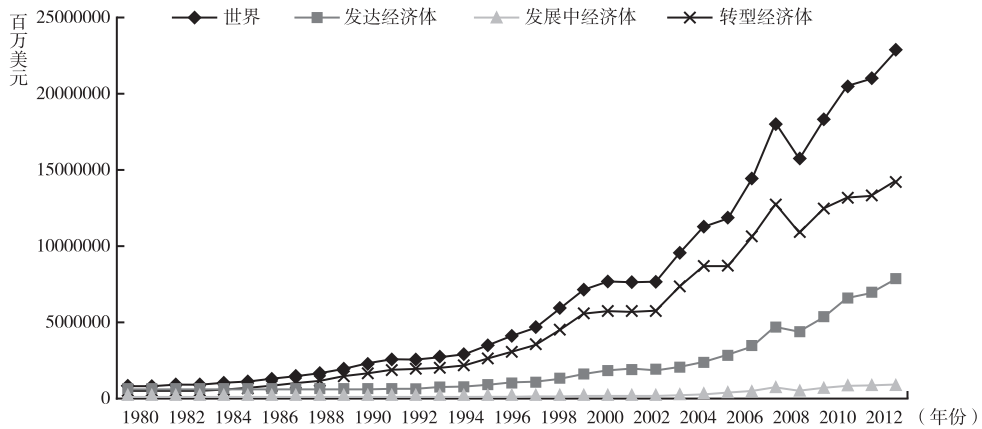


图5 1980-2012年 FDI 流入存量<sup>①</sup>

资料来源: <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登录时间: 2013年10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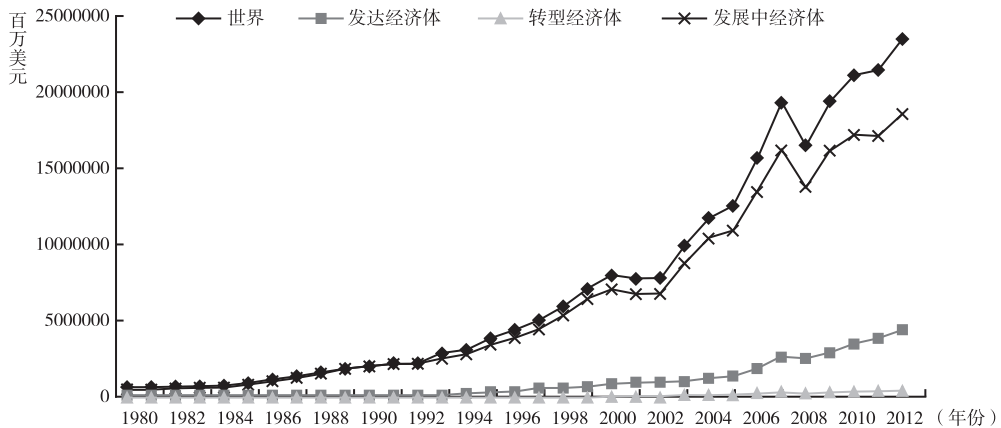


图6 1980-2012年 FDI 流出存量

资料来源: <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登录时间: 2013年10月2日。

<sup>①</sup> 图5-8 根据 unctadstat 数据库制表, 数据参见 <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登录时间: 2013年10月2日。

另一个能从直接投资角度说明垄断资本跨国融合的是国际并购。并购是传统的资本集中形式,过去多发生在国家内部,但目前跨国并购迅速发展,成为垄断资本跨国化的重要方式。表2所显示的跨国并购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1986-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是32%,1990-1995年间是15.7%,1996-2000年间是62.9%,2001-2005年间是91.1%,2006年是38.1%,2007年是62%。除2001-2003年以及2008-2009年经济衰退期(金融危机)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的数额也处于上升趋势(图7、图8)。80年代跨国并购额不足百亿美元,至2007年达到最高,突破万亿美元。虽然2009年并购金额是2500亿美元,处于低点,但仍比1990年的990亿美元高出2倍多。近年跨国并购有所回升,2011年和2012年世界跨国并购金额分别为5550亿美元和3080亿美元。虽然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并购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从1990-2012年总量看,发达国家仍是并购的主体,占交易总量的2/3以上。<sup>①</sup>这些说明,西方跨国公司目前通过跨国并购使其资本跨国化的程度大大上升,而且由于这种并购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发达经济体资本的跨国融合是主流。虽然2008年以后,跨国并购的数额有所下降,但结合上述FDI流入和流出存量,国际并购带来的外国资本存量在发达国家彼此沉淀很大,仍可以说明,经过20多年的国际并购,国际垄断资本之间有了很高的融合度。2013年的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就是典型的跨国并购和资本的国际融合事例。这种跨国并购产生了巨大的国际企业巨头,进一步加剧了相关产业的集中,成为资本跨国垄断化的集中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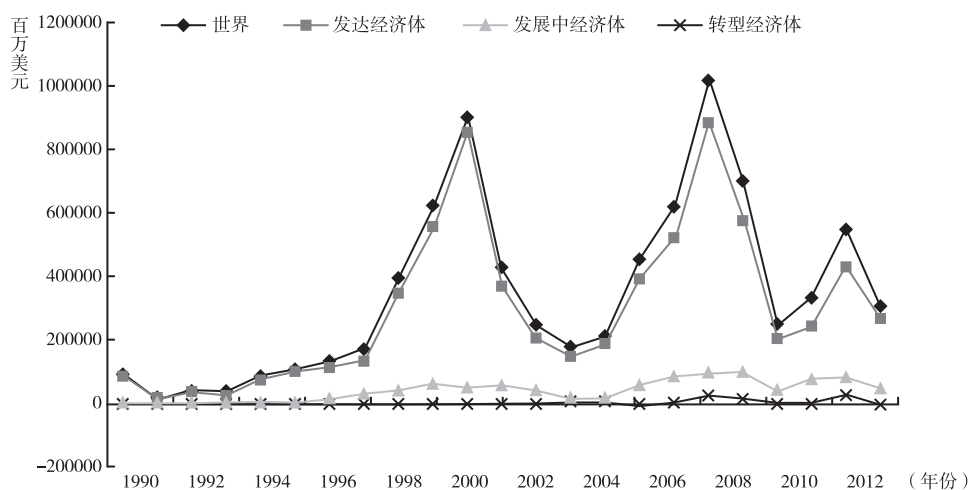


图7 1990-2012年跨国并购价值(卖出)

① 从图7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并购中所占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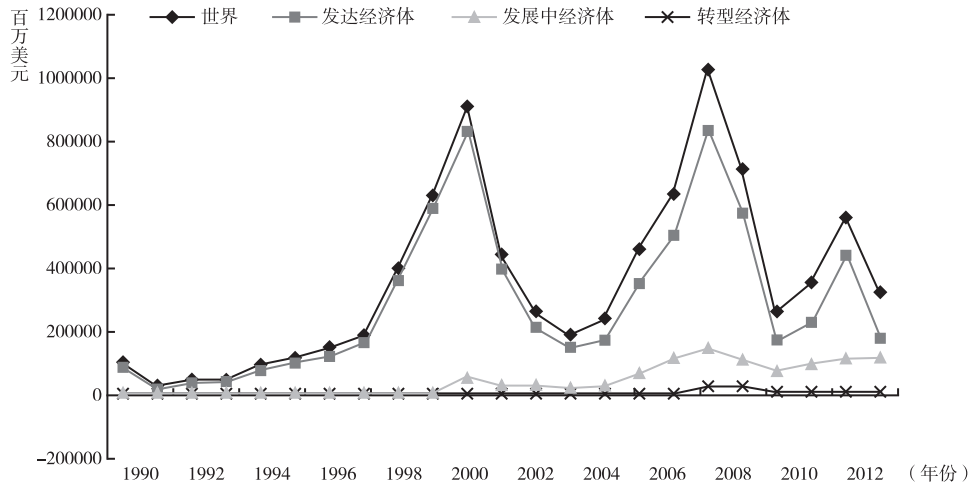


图 8 1990-2012 年跨国并购价值(买入) ①

垄断资本的跨国化还可以从非股权形式等跨国经营活动中实现。非股权形式的生产联合原来也是国内生产经营中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旦跨国化后就形成了资本的非股权形式这一跨国联系形式。在这种联系中,具有技术、管理、市场等所有权优势的大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它们通过订单或合同以及某些品牌产品、服务或技术的使用许可等,控制着各类民族的资本,使之整合在跨国资本之下,构成跨国资本的组成部分,如饮料行业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快餐行业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等都是这样支配的典型。同时,企业之间特别是大企业间通过合资、少量股权投资、股权置换、共同研发和生产销售、技术共享、市场分享、长期的采供物协议等形成战略联盟、契约关系和管理合约,形成了资本的跨国联系与融合新形式,如世界民用航空的“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和“环宇一家(One World Alliance)”就是这样的跨国联盟。智能手机领域就有以安卓系统(Android)为纽带的联盟,它包括三星、谷歌、宏达、高通等多个企业。现在每个行业,世界范围内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列宁曾说的“卡特尔”、“托拉斯”的全球形式,因而也是垄断资本跨国化的重要表现。

垄断资本的跨国化最后还可以从公司股权分布体现出来。和生产的跨国网络化一样,垄断资本的跨国化也呈现出网络化的倾向。众多大型跨国公司股权结构复杂,

①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Annex-Tables.aspx>, 登录时间:2013年10月3日。图7和图8分别根据该数据库中表9和表10提供的数据所制。

许多公司的资本相互渗透,甚至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拥有者,或者就没有完全的单一拥有者,而是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资本共同拥有,只是份额不同而已。世界 500 强跨国性较大的公司股权结构就可以明显地反映这一特点。通用电气有来自不同国家的 93 个公司股东(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微软有 121 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公司(基金)和个人股东(主要也在发达国家)。<sup>①</sup> 这说明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多元化,但其构成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这种股权结构特征在下述的金融公司中也得到体现。

当今世界经济第三个特点是金融资本跨国化及其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命脉,对生产有着重大影响。与一战前不同,今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跨国化。金融资本的跨国化也是垄断资本跨国化的一种体现。目前,少数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控制着巨额资本,呈现出集中化的垄断特性和构成的国际化特征,其触角扩展到了全球众多地区,经营范围遍及世界。按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依地理分布指数排名的前 50 家跨国银行资本总和约 51 万亿美元,而全球 2012 年名义 GDP 才约 71 万亿美元。<sup>②</sup> 据估算,2012 年世界当年金融资产总量约为 209 万亿美元(因为 2012 年世界金融总资产与当年世界 GDP 之比是 293%<sup>③</sup>),而这 50 家银行的资产占了近 1/5。这表明世界范围内金融资本巨大的集中程度。这些金融资本的构成也是跨国化的。以资产总量名列前茅的汇丰银行为例,它有 184 个来自世界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东(包括公司、个人与基金),其中多数都是像高盛、摩根斯坦利这样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巨头。<sup>④</sup> 另外,在这 50 家银行中,国际指数除少数外都超过 50。这说明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的海外经营业务占相当高比例。一战前也存在着金融资本跨国化,但规模、程度与今天相比极小,金融资本的构成主要还是来自国内。当今世界融资渠道除了传统的银行、证券市场外,还有许多非传统的金融机构的基金,如养老和共同基金等。然而,所有这些非传统金融市场主体的资本构成往往也是跨国性的,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证券化运作,使得金融资本跨国融合变得便利而有效。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随着美国一些大型投资银行的倒闭,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基金也蒙受损失的现象就可以体察出这

<sup>①</sup> BvD-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 [http://osiris.bvdinfo.com/version-2013103/Report.serv?\\_CID=295&context=18HB97VFP5LFP](http://osiris.bvdinfo.com/version-2013103/Report.serv?_CID=295&context=18HB97VFP5LFP),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3 日。

<sup>②</sup> <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3 日。地理分布指数(GSI)是国际指数乘以东道国数量的平方根,国际指数(I.I.)是海外分支机构数量除以总分支机构(其中的海外分支机构是指拥有大部分股权的机构)。

<sup>③</sup>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未来 10 年世界经济金融走势分析》,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30828/060016583502.shtml>,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3 日。

<sup>④</sup> BvD-Bankscope 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 [https://bankscope2.bvdep.com/version-2013926/Report.serv?\\_CID=425&context=1Q8F97VCDSCJPPP&SeqNr=3](https://bankscope2.bvdep.com/version-2013926/Report.serv?_CID=425&context=1Q8F97VCDSCJPPP&SeqNr=3),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8 日。

种跨国化。可以说,一战前国内金融寡头化现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被复制了。

一战前金融寡头在国内经济上的作用今天出现在世界经济中,但增加了新内容、新形式和新特点。一战前,国内金融资本在国内通过参与制操纵控制着生产的网络,促进生产的集中,而在对外投资上,以证券投资为主,<sup>①</sup>其资本输出在于获取海外原料和建设基础设施(为了运出原料),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支持跨国生产并不是主流。当今跨国金融机构操纵控制的是全球生产网络,由于当今国内生产与跨国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们同时也操纵控制着国内的生产。比如,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离不开跨国银行的支持,企业跨国扩张离不开证券市场(许多是跨国证券市场),跨国经营的风险来自国际保险市场的共同担保。我们从全球上市公司的数据库(BvD-osiris)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所有非金融类大跨国公司股权结构中都有世界跨国金融机构的身影,而且所占比例较大。这说明在世界生产中跨国金融巨头正发挥着列宁时代国内金融寡头在国内控制生产的作用。另外,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内,而当今跨国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是世界性的,而且种类繁多,如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创新。但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创新大都也与世界市场相关联,并影响着世界市场。比如,外汇期货就是全球市场的产物。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过去民族垄断金融资本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但在新的条件下,结合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具有全球色彩的虚拟经济,并影响着全球生产与经济。

可以说,当今西方跨国资本垄断现象是一战前国内垄断现象的世界舞台重现,西方国家的资本经过跨国的融合,控制着跨国生产与金融,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呈现着跨国垄断的状态,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虽然在2008年以后,生产跨国化、金融跨国化发展的趋势有所放缓,但从上述所引的数据来看,其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跨国垄断仍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基本的特征。

### 三 跨国资本扩张的历程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一战前最根本的区别也导致了资本扩张的不同动力。资本的地理扩张是资本的本质要求,根本动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资本竞争的需要,也是资本克服自身矛盾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sup>②</sup> 资本的地理扩张就是夺取新的市

<sup>①</sup> 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7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8页。

场。为此,资本必须“奔波于世界”,寻找市场,力图打破一个阻碍资本通行的政治藩篱。这种资本的地理扩张从最初整合了地区,到统一了民族国家,进而向着世界帝国推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不在乎国籍的,一切能获得利润的地方就是祖国。但在资本扩张的本质下,具体的历史时期中,资本具体扩张的动因是不同的。

一战前是资本的世界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过渡阶段。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向世界推进的新阶段。一战前由于工业化程度的加强,生产的国内集中,垄断资本在国内整合了市场,但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必须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和改造旧市场。因而资本输出承担着这两方面的任务:(1)通过资本的输出,实现国内大工业生产的商品输出,并获得原料以保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作;(2)通过资本输出实现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继续,可以保证国内的就业,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与冲突,<sup>①</sup>特别是由此实现的超额利润“豢养”的工人阶级贵族(实质是福利国家的表现)<sup>②</sup>是一种对旧市场的改造。

为此,一战前民族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顺畅地实现其任务,对不发达国家和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最“方便”方式,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是其“中间”形式的典型。<sup>③</sup>这其中必须得到也必然得到国家的“鼎力相助”,因为这时的金融寡头统治已经“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sup>④</sup>这时国内垄断资本不仅产生适应于它的帝国主义政治,也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sup>⑤</sup>为了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最终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

二战后由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领导地位,它所建立的国际经济体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为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大国的资本融合提供了条件,美国的跨国公司利用欧洲重建在西欧扩展了市场,并与欧洲资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在促进欧洲资本融合的同时并没有排斥美国的资本,反而加大了整个西方资本的融合。特别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成为资本的跨国融合平台。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阵营的建立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更多地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流动,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资本的相互融

<sup>①</sup> 一些学者提出各种观点来否定“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根源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对此专门进行过批驳和全面的解释。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章,第59-77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30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95页。

<sup>④</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72页。

<sup>⑤</sup> 这种帝国主义的文化参见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1902), <http://oll.libertyfund.org>, chapter 2, 3, 4 of part II, 登录时间:2013年10月23日。



合。但更为重要的是,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全球整合和扩张。

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通行的福利国家实质是对工人阶级的安抚剂,也是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改良。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sup>①</sup>已经不能应对新的危机了。高就业、高工资、高福利和高税收,加之石油危机以及美国滥用国际铸币权,导致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滞胀危机”。对资本来说,福利国家意味着工人阶级从利润中“拿得太多”,特别是“滞胀”条件下,资本收益的进一步减少使得资本越来越难以忍受福利国家的政策;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性的特点,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提高竞争力,实现资本的增殖,成为资本扩张的重要契机。遏制工人阶级力量,削弱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的选择。资本“出走”进行海外生产成为对抗福利国家的战略选择之一。其实,战后资本主义的改良早就触发了资本的反措施。较早对抗福利国家“节制资本”措施的是金融资本,其表现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离岸金融中心”的出现以及金融业务的创新。不受国家金融法规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蔚为壮观,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跨国金融资本。由于发达国家此时的“滞胀”状态,跨国金融资本更多地借贷于此时致力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同时,也大力支持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跨国化生产,因为这会带来高于投资发达国家的利润。在意识形态领域,支持资本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走红”,逐步成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执政,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转折点。政府开始帮助资本“制服”工会。英国煤矿工会、码头工会和美国空管工会罢工失败成为西方工会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政府放松管制逐步松开了过去节制资本的“绳索”,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跨国化由此滥觞。<sup>②</sup>由此大发展的生产和金融国际化反过来成为一种竞争的压力,迫使不走出去的资本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因为毕竟海外市场劳动、土地成本低廉,利润丰厚。<sup>③</sup>这一切大大地推动了资本的跨国扩张。

<sup>①</sup> “嵌入式自由主义”指的是既照顾资本自由,又要兼顾社会公正和凝聚的自由主义。参见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 393。但这个词的源头来自卡尔·波拉尼的“Disembedded liberalism”,波拉尼用这个词表示,经济应该与社会相结合,而19世纪英国建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破坏社会连带关系的经济自由主义。参见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57, p. 71。

<sup>②</sup> 有关危机导致资本和生产输出的分析可以参见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chapter 8。

<sup>③</sup>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资本输出”一节中也谈了这个动力,但列宁在这一章节所举的例子都是资本输出为了获取国内生产商品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没有举一个跨国生产的例子。这说明当时跨国生产并不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动机。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76-381页。

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初接受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是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其经济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原来的经济社会缺少发展的资源、技术、经验和人才;二是面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结构性约束(依附理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结构约束)。为了获得民族彻底的独立,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曾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独立后曾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甚至更激进的计划体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都出现了发展的危机,如债务问题。此时,一些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发展成就成为它们借鉴的样板。然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夸大与扭曲了这些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利用债务危机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行推销给它们。这为跨国资本的世界扩张提供了契机,为跨国生产网络的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华盛顿共识”在近年来屡受诟病,但其原则仍然主导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有另一种接纳跨国资本的剧本。这些国家革命成功后也发现经济发展面临着与上述发展中国家相似的阻碍。为了发展以巩固革命成果,列宁首先尝试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但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一尝试被斯大林终止。然而,随着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制约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与资本主义进行制度竞争中,经济发展的滞后就意味着政治危机。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改革。这种改革不论是否导致国家政权的易帜,但经济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与跨国垄断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联系。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资本全球扩张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全球网络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同时也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提供了便利,导致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

可以说,目前全球化下资本的全球扩张其最初具体的动因在于西方资本为了摆脱福利国家的束缚获得更大利润,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为其提供了条件;但在这一扩张过程中,跨国生产网络和金融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又成为资本跨国扩张的助推力,否则,囿于民族国家疆界的资本会面临淘汰的危险,必须加入国际化的行列。然而,这一社会化过程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跨国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它与一战前民族垄断资本控制了国内市场进而相互之间去争夺世界市场,排他性

独占市场份额有着重大区别。这就产生了不同于垄断资本民族化条件下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

#### 四 跨国垄断资本下的世界政治新变化

正如列宁所说,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sup>①</sup>今天不研究当今的世界基本经济特点,也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

列宁时代,由于生产的国内集中和资本的国内垄断,垄断资本“绑架”了国家,使得国家为了其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市场和原料,进而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导致国际政治中两个基本的现象:对不发达民族的殖民统治(包括非正式的势力范围)和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帝国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19世纪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秩序依赖于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四个制度:“均势”、“金本位”、“自由市场”和“自由国家”。<sup>②</sup>当资本的国内垄断及其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新变化破坏和改造这四个制度时,世界秩序中混乱、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就成为必然。在生产国内集中与资本国内垄断的条件下,为了摆脱国内的社会危机,对外经济扩张和殖民扩张是缓解国内阶级冲突的重要手段。海外市场的扩展、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带来的垄断利润可以改善国内工人阶级的经济福利,使得工人阶级至少认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政治形态正在向福利国家过渡。帝国主义冲突与战争、殖民统治和福利国家成为一战前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列宁在这种危机中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革命机遇,提出了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进行革命的战略。这就是著名的“战争与革命”的命题。

当今,垄断资本的跨国化使国际垄断资本相当程度已经实现了西方资本的跨国联合,资本主义出现了列宁曾说的“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sup>③</sup>的趋向。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会被其中的冲突与矛盾所阻断,将会改造成其对立立面。<sup>④</sup>然而,二战后由于多种原因(如美国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吸取了教训等)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这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24页。

<sup>②</sup>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3.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44页。

<sup>④</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45页。

种发展趋势并没有被阻断。这并不是否定列宁基于当时的条件提出的理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恰恰证明了列宁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列宁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正确性。我们仍然要应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但必须以当今的世界经济为前提。否则,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如同列宁批判考茨基一样,脱离了世界经济的现实。

资本总希望按自己的要求改造世界。正如民族国家的垄断资本改造了国家和国际关系一样,跨国垄断资本也在改造世界,但呈现出全球性的生态式改造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跨国垄断资本的新特点提出了资本统治的“世界帝国观”、“跨国国家观”、“影响云(nébuleuse)观”。<sup>①</sup>虽然这些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彼此存在着差异,但共同点是:现在跨国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是一种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消失,但各民族国家在适应着跨国垄断资本逻辑治理着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跨国垄断缓解或消融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客观上有利于保持世界稳定。这些观点都是以新的世界经济为分析基础的,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具体的结论。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政治结构的一些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当今世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是资本“帝国”,其世界统治是重要特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sup>②</sup>跨国垄断资本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力量尤如中世纪罗马教皇,正在成为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世界主权(sovereignty,也可以译成统治权)象征,或者说正在形成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帝国”(全球性的),<sup>③</sup>但它没有“梵蒂冈”(权力的地理首都),没有自己直接的暴力机器,其警察力量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军事联盟。世界资本“教皇”赖以统治的基础是对世界经济力量的控制,即对全球化生产的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控制,表现为:通过操纵经济资源的流动,传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在世界建立有利于跨国资本的全球市场环境和全球秩序(或者说一种“可

<sup>①</sup>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是“世界帝国观”的提出者,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是“跨国国家观”的提出者,参见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10页;罗伯特·考克斯是“影响云”观点的提出者,参见 Robert W. Cox, “Global Perestroika,” in Robert W. Cox, ed.,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1。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7页。

<sup>③</sup> 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有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定义与分析参见第5章。

能的条件”)<sup>①</sup>。

跨国资本的律令是各种通行于世界的经济规则,即体现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私有制神圣权利的规则;它的意识形态是由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它有经济司法管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各种行业性的国际组织(相当于行业的管理机构),它们的作用是按跨国垄断资本的要求规范市场,建立具体的市场规则和标准(包括具体的行业市场);另外,还包括一些国际评级和会计机构,它们负责监督市场主体(企业和国家)的风险。<sup>②</sup> 跨国垄断资本的“教皇”还有众多的公民社会组织为其起着思想、政策的创制与教化作用,如著名的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思想库和智囊团,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学院和商学院,国际商会、三边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等非政府组织。这些公民社会组织也构成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堡垒”,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防线。<sup>③</sup>

在这种全球统治秩序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功能被改造了。民族国家在一定意义下作为本地经济与社会的具体管理者,几乎没有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决定权,只能按全球经济结构中的逻辑,尽可能地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适应全球经济,吸引更多的资源促进本地的发展。因此,政府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即使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大国也概莫能外。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的福利国家倒退,向着“后福利国家”(或者新自由主义国家)变化;<sup>④</sup>发展中国家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顺应着全球经济的要求改变着国家功能,发展中国家向着“后殖民地”国家变化;<sup>⑤</sup>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转型国家”,大体兼具“后福利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特色。国家功

<sup>①</sup> 哈特和内格里对这种秩序的分析极为深刻,独树一帜。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p. 3-41。

<sup>②</sup> 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的退却》一书中曾分析过一些国际组织管理市场的作用,参见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7, 10, 11, 12。

<sup>③</sup>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堡垒”的思想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考克斯把葛兰西这一思想应用到国际范围并研究国际公民社会的构成和作用,参见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obert W. Cox, ed.,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124-133。

<sup>④</sup> 考克斯把西方“后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形态称为“超自由主义国家”,有关内容参见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pp. 285-298。

<sup>⑤</sup> 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参见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Ato Quayson, *Postcolonialism: Theory, Practice, or Process?* London: Polity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能变化的共同之处都是: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提高效率,吸引资本。同时,国家作为治安官,有着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的职责,而西方大国还须承担维护世界和区域安全与稳定的职责,因为安全和稳定是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国内和国际社会环境。

跨国垄断资本作为一种全球社会力量有时“无法察觉但总是有效,效力可以涉及秩序内所有行为体”的统治,或者说“没有政府的治理”<sup>①</sup>给了跨国垄断资本推卸责任的可能。因此,它们不会为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直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者是民族国家的执政者(党)。担责形式是“自我了断”式的政府更迭,理由往往是政府无能,管理经济无方。近年来历次国际和国内经济危机中几乎所有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国家的政府更迭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跨国垄断资本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的改造者、调节者、利用者,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跨国垄断资本主宰下的全球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和国际安全环境。因此,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客观上成为跨国资本的需要。跨国经济与民族国家并存是当今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引发当代国际关系新变化的重要变量。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传承下来的现代国际体系特性依然会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已经受跨国垄断资本世界主权的制约。现实主义描绘的权力政治是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属性之一。一战前这种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与民族国家内部的垄断资本需要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既符合民族垄断资本瓜分世界市场的要求,也体现了大国对外权力竞争的属性。但今天是跨国资本的时代,跨国资本已经建立起全球生产和金融网络,需要国家巩固和扩大其已控制的世界市场,而不是对世界市场进行分割和破坏。这样,一战前大国为独占市场获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争斗已不符合跨国资本的利益,因为它只能造成世界市场的分割。大国权力竞争不但会分割市场,而且可能导致破坏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战争,这不符合跨国资本的利益。所以,超越国家的垄断资本要求对大国的权力竞争有了一定的制约。一方面,在民族资本已经深入跨国化的西方国家间,由于其利益相互依赖,这改造了西方国家间传统的国际关系状态,“过去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在许多方面已经被单一共同权利思想取代了,这种思想决定着它们,以一种统一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把它们放置在一种共同的权利理念下”,<sup>②</sup>军事手段已经不再是彼此间的政策工具了。<sup>③</sup>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会在不远的未来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 14.

②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 9.

③ 一些学者早就认为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军事力量在工业化国家间不再是政策工具。参见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受到跨国资本的限制。因为非西方大国不同程度地与跨国资本建立了联系,融入了世界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大国间权力“恶斗”,特别是在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件下的“恶斗”,只会破坏全球市场稳定和利润的获取。这既不利于跨国资本,也不利于相关国家。因此,跨国资本对保持现状、稳定的需求改造和调节着传统的国际关系权力竞争。这种约束国家间权力竞争的要求即使在最反映国家权力竞争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这种理论,它承认国际无政府结构是国家对外行为的结构动力,但同时强调国家内在属性和国家互动的因素是修正国家对外权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这些新因素与经济相互依存、共同文化、自由贸易和政治体制相关。<sup>①</sup>

当然,这并不是说跨国垄断资本具有爱好和平的本性。目前跨国资本在对世界进行控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集体控制的过程中,如出现破坏秩序或抗拒改造的“异教徒”时,它会毫不犹豫地组织起道义和军事的讨伐。在过去,国际权利是通过国家间条约和契约形成的,从而维护着国际秩序。现在作为一种超国家的社会力量,跨国资本正在建立一种超国家的司法权力,自我界定着权利,并且发展出一种紧急和例外的国际警察干预权。这种权力以“普遍价值”为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司法的对象被描述为违反人类普遍价值的绝对“恶棍”,而不是军事挑战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跨国资本力量执掌着司法解释权、裁判权和执行权,解释和仲裁谁、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情形违反了人类的普遍价值,然后实施司法制裁。<sup>②</sup> 首先界定这种道义“恶棍”的是一些新闻媒体、宗教组织,特别是某些跨国非政府组织,道义干预往往作为军事干预准备的第一步。经过舆论的“妖魔化”后,道义上的“恶棍”随后受到经济、最后是军事惩戒。承担军事惩戒任务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干预后,有关“恶棍”受到由西方主导的法庭按预先决定的反人类的普遍价值罪受到司法审判。<sup>③</sup> “正义战争”、“人道主义干预”是这种司法权的重要体现,用来干预发展中国家事务。“正义战争”过去是一种防范外来入侵的手段,现在则成为西方国家防范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服从国际义务、恢复秩序与和平的干预行动,例如对付萨达姆、卡扎菲就是这样。对暂时无法军事解决的所谓“无赖国家”如朝鲜、伊朗,则在道义讨伐后,实行经济孤立封锁和战争恐吓。这是跨国垄断资本治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运用跨国公民社会力量的同时,也借助了传统的大国强权力量。

<sup>①</sup> 比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兰德尔·施维勒等就提出过这一分析模式,参见 Randall Schweller and David Priess, “A Tale of Two Realism,”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No.1, 1997, pp.1-32。

<sup>②</sup>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p.17-19.

<sup>③</sup>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p.35-37.

在世界政治治理过程中,跨国资本对待非西方大国特别是实力较大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时,其司法权相对受到了制约。虽然不时地进行道义干预与抹黑,甚至实行经济制裁,但却慎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因为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特别是在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件下,使用军事手段代价太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战略围堵成为替代军事手段的最重要方式,而战略围堵则是传统权力政治的一种手段。

第三,跨国资本对世界的控制,也带来了全球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并且由此带来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贫富分化、跨国犯罪、全球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不仅对人类的安全构成威胁,也对整个跨国资本的运作环境构成了威胁,潜在地影响着世界市场稳定。这就涉及全球社会治理的问题。资本从历史的教训中已经知道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是资本必然的结果,资本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种伴生的问题。解决贫富分化是促进资本再生产的途径之一。历史上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是其在国内缓解这一矛盾的改良。但面对全球市场,目前跨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跨国犯罪、疾病和武器扩散的便利化,也会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安全与稳定,影响资本全球运作。全球变暖既是人类的灾难,也将是资本的灾难,但变暖的主因与资本全球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怎样在不影响资本的条件下,防止气候灾难成为跨国资本两难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是人的安全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一些问题也是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对此,传统的国际治理结构有的并不适应,甚或没有方式应对。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跨国垄断资本需要作为区域管理者的各国政府通过合作,找出既能满足资本要求,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全球范围建立各个领域、各种层次的相应治理结构成为目前跨国资本统治世界的内在要求。我们从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规划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3.0”中可以看出这种要求和趋向。

其一,扩大核心管理机构的成员,吸纳新兴非西方国家,以形成普遍的管理参与。这反映了资本的开放性和善于吸纳非统治阶级优秀分子的传统,有利于统治的巩固,也说明全球化下广泛参与,特别是新兴非西方大国参与的必要性。其二,建立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更加具有渗透性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和安全制度,即要削弱国家主权,强化跨国资本全面地深入到国家内部的控制。其三,建立一个由不同国家的组合占据不同管理机构的后霸权等级,即要建立多层次、多层次,由各类国家承担不同责任的全球治理结构。其四,扩大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并把网络式合作推广到新领域,即要进一步扩展跨国资本统治范围,把这种统治覆盖到新的领域。其五,政策的协调范围进



一步扩展,即寻求民族国家进一步适应跨国资本全球社会治理的要求。<sup>①</sup>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形成一种集体的世界统治,它需要稳定、和平以及巩固、发展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与一战前民族垄断资本主宰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国际关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它在改造各国政治结构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大国之间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国间协调合作;同时,加强了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统治与压制,催生了全球社会治理的新动力。这一切虽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危机,但客观上维持了世界和平与稳定。

## 五 结论

生产的网络化、金融的一体化以及资本的跨国垄断形成的世界经济新现实,给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全新的变化。一方面,跨国垄断资本实现了世界市场新的整合与控制,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实际主宰,改造了世界各国的国家结构,使之适应全球资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客观上改造/改良着传统的国际关系权力政治,同时,正在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统治,强化着全球治理,这客观上带来了国际和平与稳定动力。这一切使得当今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不同于一战前民族垄断资本主宰国内政治经济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因此,把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与一战前进行类比是不恰当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认识到这种新现实带来的革命条件变化,重新思考变革的方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认清这种新现实,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以及和平发展的深刻性;同时,在来自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普世价值”挑战和潜在的可能干预面前,我们需要发展国力,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探索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截稿:2014年5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

<sup>①</sup>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1, 2009, pp. 71-84.